

## 新民晚报

临走,他叫了我一声“丽琼大姐”!

共事以来,18年了,他一直直呼我的大名。突然一声“丽琼大姐”,顿时让我潸然泪下、悲从心生!

49天前(5月27日),无情的病魔夺去了新民晚报的好记者,我的好同事、好兄弟王亦军年轻的生命。

亲友同学同事们的痛惜悼念文字纷至沓来,大家众口一词:亦军博学、厚道、坦荡、低调、细心、诙谐、快乐、才思横溢、文字精妙、与人为善、讲义重情、充满活力、傲骨仁心、不随波逐流、生活颇有情趣、好人啊……这些文字,正是共事18年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他的记者发稿一直署名“王亦君”,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他,对传统中国所称“君子”的才德仁义修养等内涵自然有着丰富精准的理解,“君子”是他一生自律和追求的境界。

他能低调、不事张扬少有人能企及。他曾获江苏省优秀团干部称号,他所在的球队曾获江苏省中学生足球比赛冠军,他是当年常州市的高考文科状

元,他曾担任北大中文系学生会主席,他和中国足球的许多知名人士、中国体育新闻界的不少“大牌”记者都是莫逆之交……他的这些足以作为谈资的历史,我这个老同事居然在他身后才听到。他的祖母是江南望族钱氏家族的闺秀,也是前些年我翻看给他父亲整理的传记,才偶然知道的。

他是个只知奉献不求名利的人。他被徐世平等当时新民晚报体育部的几员“大将”在各大媒体众多体育记者中选出,并成功游说“转会”本报北京记者站时,已在业界和球迷中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但他却没有丝毫的恃才傲物。除了继续以极大的热情报道足球和各类体育赛事,他还欣然接受时政、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新闻的采写任务。每当有路远、天气恶劣、时间紧、难度大的采访,每当站里有采访以外的事务性杂事,他都会主动开口:“我去吧”。他对笔下的文字精益求精,却不关心申报奖项,因此很多好稿无缘新闻奖。一些重大采访重大活动结束后

在网络上行走,大都使用网名。网名无须报户口,想咋叫就咋叫。有些人视网名如草芥,恨不得一天换几个,换得连自己都糊涂了。有些人视网名如儿戏,专拣让人捧腹的名字起,什么“卖女孩的小火柴”、“骑着上帝去流浪”、“一脸的美人痣”等。但也有一些人礼遇网名,不亚于真实的姓名,这些人在网上很注重自己的形象,不会像泼妇般谩骂,不会如狐狸似算计,更不会竭尽造谣中伤之能事。

4年前,我刚学电脑打字时,便怀着好奇的心情去网聊。那时,半天打一个字,令很多网友不爽。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聊天,还没聊两句,他就说:“你打字像小脚老太太走路,把打字练好了再来吧。”

## 他留下做人做事的榜样

杨丽琼  
忆同事王亦军

元,他曾担任北大中文系学生会主席,他和中国足球的许多知名人士、中国体育新闻界的不少“大牌”记者都是莫逆之交……他的这些足以作为谈资的历史,我这个老同事居然在他身后才听到。他的祖母是江南望族钱氏家族的闺秀,也是前些年我翻看给他父亲整理的传记,才偶然知道的。

他是个只知奉献不求名利的人。他被徐世平等当时新民晚报体育部的几员“大将”在各大媒体众多体育记者中选出,并成功游说“转会”本报北京记者站时,已在业界和球迷中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但他却没有丝毫的恃才傲物。除了继续以极大的热情报道足球和各类体育赛事,他还欣然接受时政、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新闻的采写任务。每当有路远、天气恶劣、时间紧、难度大的采访,每当站里有采访以外的事务性杂事,他都会主动开口:“我去吧”。他对笔下的文字精益求精,却不关心申报奖项,因此很多好稿无缘新闻奖。一些重大采访重大活动结束后

## 珍惜你的网名

吴汉玲  
慢,愿意聊就聊。”自从取了个“慢慢聊”以后,再也没有人嫌我打字慢了。从此,“慢慢聊”就成了我的固定网名。在论坛上,在博客里,甚至在报刊上,我都使用这个网名。尽管我现在打字速度快了,但是,“慢慢聊”这个名字里蕴藏的那份淡定、悠闲、从容,让我越来越珍爱它。

在现实世界里,我有一个姓名;同样,在虚拟世界里,我也只有一个网名。在我看来,珍惜网名,尊重自己的“命名权”,也算是对自己、对他人的份尊重吧。

上不足百步台阶,山顶一座飞檐翘角的凉亭,登临可环顾四邻小区的高楼。小山东面是一汪池塘,里面荷叶田田,若是夏天最好,花香四溢,沁人心脾。因为这些碧莲的缘故,我又把菜园唤做“莲园”。

## 莲园 成健

每到晚上,小山总是幽静黯淡的,山坡上树木葱茏,石阶上树影斑驳。夏秋时节可闻草丛中虫鸣唧唧,年轻的恋人喜欢上山拣个偏僻的地方。热闹的气氛主要是在平地,热流交汇,有时左耳边飘过的是北门口舒缓的调子,右耳里却灌进了东门口强劲的音符,但来这儿的谁都不会嫌嘈杂。要说最热闹的,当数周末晚上看戏。没有戏台,只是在园子中央小坡上的一个亭子里演出。亭子叫“康德亭”,结构方方圆圆,寓意是做人要方正、做事要守法。亭子里的地面其实很小,仅约十平米,不单是演员在里面表演,还有五六人组成的乐队,文场武场俱全。观众便密密匝匝将亭子团团围着,里三层

社给记者站奖金鼓励,他从不问数额,分给他多少就是多少。

他对足球和体育的酷爱常令我这个“体育盲”觉得不可思议。1987年他大学毕业时,北大学子还是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在他面前有中石化等几个央企、学术研究出版机构、机关可选择,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体育报,从此矢志不渝、乐此不疲地坚守在足球及体育新闻采写的职业生涯上。有时他意犹未尽地谈起他的某篇得意稿子,却见我对某球员、某教练的名字一脸茫然时,他总是显得很无奈。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百多个始自1988年的采访证,遇到我女儿好奇翻看,平时话不多的他会指着一个个他精心挑选留下的证件,饶有兴致地给她讲述以往各种赛事。

他还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爸爸。他的母亲在他20岁时去世,后来继母进门,他对继母恭敬有加。当他的住房刚有所改善,就立即将父亲和继母接到北京同住,直到两位老人不习惯北方生活执意要走,继母去世,他携妻儿全家请假奔丧,年复一年,除非加班,他所有的节假日都在家陪伴老人中度过。到傍晚下班时间,会见他敲着敲着键盘,看看手表便关上电脑。问他“稿子写完了?”他常答:“先回家买菜做饭,晚上再接着写。”他身上透着北方人的豪爽粗犷,可是一见儿子,就变回了温和的江南人,我和同事曾在背后笑他:“一见儿子,他的眼神、语调都变了,透着温柔。”他对儿子的人生嘱咐仅仅只是:身心健康,向上乐观,担当,有一份能够支撑独立生活、最好还是热爱的工作,有一个和美的家庭。这其真正是他在当下喧嚣浮躁的社会中所做的人生选择。

2012年3月底,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骶部脊索瘤”这个陌生的医学名词。从此,他开始频繁进出医院,两年做了五次大手术以至高位截去左腿。我和同事去医院探视,几次见到刚做完检查或清创出来的他因剧痛而大汗淋漓,但从没听到过他哼一声,常常是边朝我们笑笑边着急地说:“医院这么乱,叫你们别来了,怎么又来了?”他给妻儿留下两张记得密密麻麻的A4纸,要他们记住去看望过他的各位亲友同事并致谢。他还深情地说,到新民晚报“将近18年来,尤其是这两年生病后,报社诸公关怀备至,着实待我不薄,我铭记在心!”

八宝山告别那天,我们估计前来的亲友不会超过100人,因为报社总部外三层,最多时有六七百人。或许是为了方便看戏,康德亭专门安装上十盏筒灯,入夜亦可亮如白昼。

戏是地方戏,也就是淮剧。这种民间演出由几个热心票友自发组织,所需费用也有他们设法筹措——好在据说也不必很多,观众们是不用掏一文钱的。演员则大多是些票友,也常有剧团的专业演员应邀前来客串。观众当中每每有人技痒难熬,主动申请一试身手,也会赢得一片鼓励的掌声。票友和观众以中老年居多,他们迷上老淮调几十年了,没有什么能取代这份爱好和乐趣。

这些年,全国的地方戏曲纷纷陷入困境,举步维艰,然而我从莲园里的简陋的“舞台”,至少看到了淮剧生存下去的希望。在这里,淮剧依然为那么多戏迷喜闻乐见。也偶遇年轻时尚一族来凑热闹,日复一日受到濡染,竟会有板有眼地哼唱几句。假如省市淮剧团肯把老百姓的文化娱乐挂在心上,放下架子走基层,淮戏一定能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我喜欢莲园,因为这座朴素的小园子,装有寻常百姓的快乐。

我旅行中去过很多冷清的小镇,每当来到这样的地方,就会恍惚间觉得自己回到了中甸的镇上。对,中甸的一个镇上,就是刚被大火烧掉的那个“香格里拉”。

那是我度过的最冷的一个夜晚之一(直到后来被稻城的零下二十几度打破),天黑之后气温便逐渐下降到零下十几度,许多店铺都已经关门,而店铺背后小巷里的人家,更是重门深锁。我跟先生在街上随意兜转着,那时候香格里拉还没有像后来那么火爆,街上非常冷清,迎面而来的都是像我们一样冻得直哆嗦的人。实在太冷太饿,便跑到一家以火塘命名的店里吃东西。那大概是我人生最简单的火锅:土鸡和松茸,和最后加的一点绿青菜。一个铸铁锅放在火塘上,预先用高压锅压熟的汤倒进去重新加热,我们俩就这样看着它慢慢地滚,然后慢慢地吃。三者皆是鲜物。土鸡应当真是土鸡,因为在那个地方,养土鸡比建立养鸡

场养成成本要低得多。松茸不必多说,不知名的绿叶菜因身处高原,日照时间长,也格外生翠鲜美。

那夜我们说了什么?我早已忘记了。只是记得,在火塘边坐着实在是温暖和。还深深记得隔壁一桌有

## 中甸的夜

魏梦晓

两个中年人,一个先在讲他在西安如何处理一条羊腿,另一个就讲起他在甘肃如何处理一整羊。后者真是妙人,语言表达能力极强,寥寥数语,不但充分交代了处理工序、产品性状,更将那种烤物时吱吱冒油的焦香气,与内里嫩得出水的口感讲得活灵活现。我就这么听着,拿它下饭。

镇上有个白塔,白塔旁边停了一辆汽车,站了一个身穿红色风衣的女子。她双手合十,站在那里很

最近,关于中国“First Lady(第一夫人)”访韩时的造型的评论,提醒了我们一件事,穿着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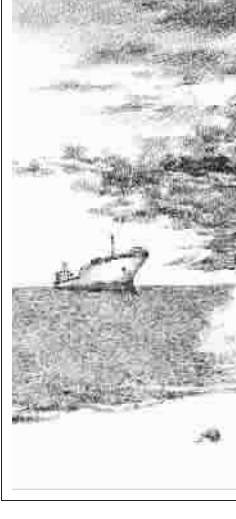
韩国女总统朴槿惠曾以“绝望锻炼了我”作为自传书名,这位独身主义又做派强势的女总统或许没有料到,自己会受穿衣打扮磨炼。但这种比红毯造型更为高端的巅峰会面,对女总统而言,并不能单。因为红毯秀可以天马行空花样百变,而前者只能在符合庄重的标准下,小心翼翼。任何关于品牌、颜色、款式都会被解读出无限涵义,这已经不是一场关于配色和搭配的游戏,而是将一国文化传承和家世生平志趣都穿着在身的精妙实验。

在这场名为第一夫人成为时尚偶像的实验中,一方面,时尚正以润物于无声的影响力为政治注入更多柔和色彩,而另一方面,所有关于裙长、印花、盘扣、襟花、渐变色的关注远远胜于当事人本身。人们在津津乐道双方在穿着上的高下时,忘记了女总统的第一要务并不是在形象上。

当然,关于时尚外交的故事亦是周而复始。比如米歇尔·奥巴马对印度裔设计师 Naem Khan 和华裔设计师 Jason Wu 的推崇未尝不是得益于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做派的启发。又比如泰国总理英拉·西那瓦身上多变的套装总是植根着权力套装(Power suit)的借力,这位美女总理总是担心别人忽视她的施政实力而摒弃了过于女性化的着装,成为套裙的坚实拥趸。

相较于西方的政治传统,亚洲的第一夫人们曾经一度被定为在距离丈夫三步之外亦步亦趋。所以,如今点滴的改变也显得格外动人。在日本安倍内阁支持一路下滑的危机情况下,首相夫人安倍昭惠以都会职业女性的干练形象定位为丈夫挽回不少支持率,她开设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First Lady”博客,名为“微笑对话”(Smile talk),大方宣布自己当过DJ,开过居酒屋,并自称是裴勇俊和朴龙河的粉丝。这些听上去非常不优雅的爱好却成为吸粉的秘密武器,不高明,但有效。

早在魏晋那个爱好美貌的年代,姿容几乎就是软实力——新会蒲葵和掷果盈车便与谢安的名士风流并列成为一种美谈。这种从古至今的,群众对于名人外表的关注,对朴槿惠来说是另一种“锻炼”。不过,尽管大多数人一开始会喜欢显而易见的那个你,人格魅力的价值仍是无可估算,这也是朴槿惠的民众支持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是这位女总统于政坛的“立身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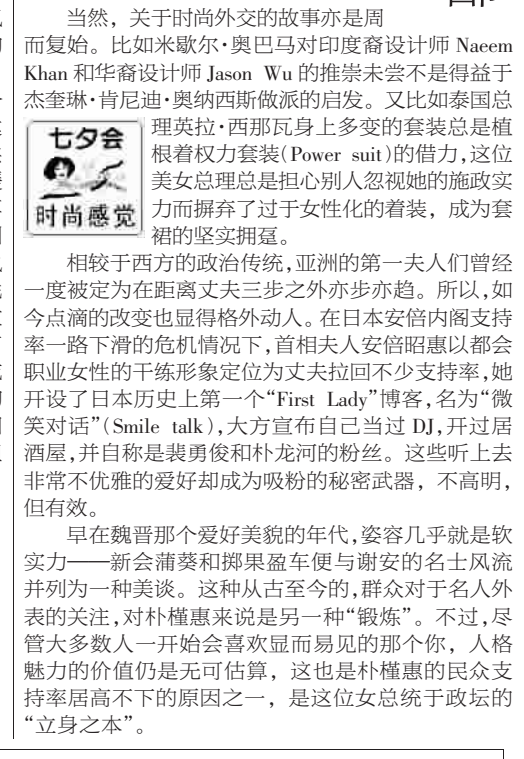


我走过太多弯路,但人生要扼腕的事这么多,那实在算不上什么。

李梦萌  
陶立夏  
文图

费拉拉

## 穿着不是全部



李梦萌  
陶立夏  
文图

